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無恥奴
第三十八回 王三錫全家遭慘禍 宜蘭生設法誘姦奴

且說林良棟被他們按在地下，拳腳交施，打得個不亦樂乎，方才把他放了。推出門去，又罵道：「看你這個樣子，就不是個東西。下回再敢這般冒失，那可不要見怪，沒有今天這樣的便宜了。」林良棟被他們打得昏頭搭腦的，也不曉得他們說些什麼，抱頭鼠竄的，勉強扒上原來的馬，慢慢地踱回電報局來。德國兵官正在廳上坐著，忽見林良棟一蹩一拐地走了進來，衣裳破碎，神色倉皇，那面上更加好看，就如開了個果子鋪的一般，紅的青的黃的紫的，橫七豎八的，一齊堆在面上。德國兵官見了這般形狀，又是吃驚，又是好笑，連忙問他：「你到那裡去，弄得這個樣兒回來？可見吃了人家的虧麼？」林良棟見於德國兵官，就造出一番說話，哭訴一回，說：「城門口一家開雜貨店的，父子兩人，都是拳匪的頭目。見我騎著馬過去，馬上的鞍子，是個洋式的皮鞍，他就硬說我是外國人的奸細，又說我是通洋的二毛子。不由分說，把我揪了下來，幾乎打今半死。幸虧旁人勸解，方才放我回來。」一面訴說，一面又哭起來。德國兵官聽了拳匪頭目的幾個字兒，早已怒氣沖天，眼珠出火，也不追問他別的話兒，立刻派了十個馬兵，跟著林良棟，飛一般直到城門口來。林良棟一眼看見王三錫父子兩個，還立在門口，指天畫地的和眾人講話。林良棟一馬跑到面前，對著洋兵說了幾句，早上來了幾個馬兵，如狼似虎的，把王三錫父子二人扭住，鷹拿燕雀的一般，拖在馬上，撥轉馬頭，風馳電掣的去了。剩下一班眾人，和王三錫的女兒、媳婦見於，只嚇得渾身亂抖，面白唇青。王三錫的女兒、媳婦，見父親、丈夫給外國人平空捉去，又是方才放走的那個人，走在前邊，和他們引路，曉得事情不好，又想不出什麼主意，只是不住地啼哭。

好容易才央了一個人，請他出去打聽。原來他們也曉得電報局裡頭，屯著一隊洋兵。那打聽的人，不到別處，一直到電報局來。這且按下，只說林良棟拿了王三錫父子回來，十分得意，連忙帶著他們回來，見了德國兵官。德國兵官厲聲詰問，王三錫父子兩個，被他們拿來的時候，早已嚇得昏了，又不懂那兵官的說話，跪在地下，只是索索地亂抖，一句話都說不上來。

林良棟吃了他們一場大虧，把他們恨入骨髓，便隨口對德國兵官說道：「這兩個人，實實在在都是拳匪的頭目，別的都不要說，只他們家裡，還立著神壇，更有許多軍器，你想不是拳匪是什麼？」德國兵官聽了，果然信了林良棟的話兒，滿心大怒，便不由分說，把王三錫父子兩個，綁著兩手，推出門來。那兵官從衣袋裡掏出手槍，對準了他們兩個，撥動機關，砰砰的兩響，王三錫和他兒子，連個阿呀都沒有喊得出來，就直僵僵的倒在地下，動也不動一動。那德國兵官仍舊把手槍納入衣袋，走進門來，對那手下的一班兵士說道：「今天在這裡殺了兩個拳匪的頭目，總算給我們欽差報了冤仇。」一班軍人聽了，轟然答應一聲，一個個一齊拍手，都叫「大德國皇帝萬歲！大德國陸軍萬歲！」林良棟在旁看了，覺得心上快暢非常。暗想他們兩個人一齊死了，那個女人不怕他飛上天去，慢慢的還是在我的手中。不說林良棟這般暗想，且說那打聽消息的人，遠遠地聽見槍聲，心上就是卜的一跳。漸漸地走到門口，見門外躺著兩個死人，這一嚇非同小可。看那死人身上的衣服，卻就是王三錫父子兩個的樣兒，想來一定是他們兩個了，連忙回過身去，撒開兩腿，拚命地跑。跑著還不住地回顧，恐怕被洋兵追來拿去，要照樣的用洋槍打他。一口氣跑了回來，直跑得他張開了一張大口，氣喘如牛，汗流不止。還沒有到雜貨店門口，就看見王三錫的女兒和媳婦兩個，噙著一把眼淚，呆呆地在這裡望他，就直著喉嚨喊道：「不好了！他們兩個人，都被洋槍打死了。」王三錫的女兒、媳婦聽了，真是平地風波，青天霹靂，阿呀一聲，兩個都跌倒在地，急血攻心，暈了過去。一班鄰舍見了，甚是替她們傷心，便連忙去煎了些姜湯出來，分頭灌救，把兩個人救了轉來。由不得捶胸頓足，搶地呼天，放聲大哭。這一場大哭，真個哭得個天地為愁，風雲失色，石人下淚，猿鶴傷心。一班人聽著，雖然也替他難過，只得倒來勸慰她們，勉強把她們勸了進去。誰知姑嫂兩個進去多時，一些聲息也沒有，靜悄悄的，好似睡著了一般。眾人見了，知道事情不妙，急忙同幾個人，闖到裡頭看時，只見姑嫂兩個，一左一右，高高的吊在樑上。正是：珠沉玉碎，雙懸蘇季之梁；月缺花殘，兩縊莫敖之谷。可憐好好的一家人家，輕輕的四條性命，都送在林良棟的手中。你道這個喪心病狂的刁奴，無恥害民的奸細，可該殺不該殺？當下眾人看了，嗟歎一回。然而事已如此，也無可奈何，只得買了幾口棺木，先把姑嫂兩個成殮起來。又派了兩個人，到了晚上到電報局門外去，把王三錫父子的屍首，背了回來，一同成殮，這且不提。

只說林良棟這件事兒，漸漸的電報局裡都曉得了。趙壽萱和一班報生，人人切齒，個個酸心，但是都怕著外國人，不敢將他怎樣。見於他的面，倒反還要奉承他一回。林良棟起先的意思，原想要跟著這個德國兵官到外國去，所以拚命的作惡，在外面無所不為。那德國兵官起先也含糊糊地答應著他，後來接到了聯軍統帥華德西的一封電報，有了撤兵的日期，那兵官不過是一個陸軍千總，沒有什麼權力，軍營裡頭不能無緣無故地帶著一個中國人同走，便把這個情形，對林良棟說了。林良棟大大地吃了一驚，知道他說的都是實話，暗想：我在這裡做的這些事情，往往都和眾人反對。原是靠著他們的勢力，打算將來和他同轉北京。不想他現在忽然反悔，把我留在此間，萬一那些受害的人，要來報起仇來，這便如何是好？想著不覺害怕起來。忽又轉念一想道：我現在好在手內有的是錢，等他走了之後，我想個法兒，告假回去，從此不當這個電報局的事兒，也就是了。想到此處，便又放心了些。但是那德國兵官，差不多將要走了，不得不翻過臉來，把那趙壽萱敷衍一番。想著，便走到趙壽萱住的柴房裡來，登時改變了一付面孔，總辦長總辦短拍了他一回馬屁。趙壽萱見他和前兩天好似換了一個人的一般，心上甚是詫異，後來聽他說到德國兵官接了統帥的電告，就要撤兵回去。趙壽萱聽了，方才恍然大悟，但又不敢說他，只得和他敷衍一回，林良棟方才去了。到了次日，趙壽萱暗中看他們的動靜，果然一個個都在那裡整備行裝，好像就要拔隊起行的樣子，連那門口看守的兩個馬兵，也去收拾行李去了，不像往常一般，出入的人，都要搜檢，卻鬆放了好些。

趙壽萱心中暗喜，便悄悄地寫了一個稟帖，把林良棟的劣跡，從頭至尾，一一地細說一番，又說他強姦婦女，害了王三錫一家四口的性命，要請宜蘭生想個法兒，照例重重的辦他。寫好了，大著膽子，叫個廚子，候著出去買辦食物的空兒，把稟帖放在褲腰裡，慢慢地溜了出去。也沒有人來盤詰他，那廚子出了大門，一溜煙溜到縣署，見了那位知縣大老爺，把稟帖交付，請他加封代寄，便又一溜煙溜了回來。幸虧那一班洋兵沒有留心，也沒有什麼人曉得。又隔了一天，洋兵果然拔隊起行。

那德國兵官臨走的時候，把趙壽萱叫了出來，對著趙壽萱把手指指林良棟，又指指那自己的心，說了幾句話兒。又拔出刀來，在趙壽萱面前一晃，嚇得趙壽萱連連倒退，腳步踉蹌。林良棟連忙上前扶住道：「總辦不必害怕，這是在這裡和你說話，把我這個人交給總辦，說請總辦好好的招呼。如不然，他就要和總辦說話。這原是他過慮的意思，其實總辦向來待我們是極好的。」林良棟說著，又向德國兵官說了一回，那兵官方才點點頭兒，率眾去了。

洋兵去了之後，趙壽萱非但在林良棟面前沒有什麼話兒，倒反還謝他保護全局的功勞，說：「要不是你懂得他們的說話，現在這個局裡頭，不知要被他們糟蹋到怎樣一個分兒，真真是堪設想的了。」林良棟見趙壽萱這般說話，便把心放下了幾分，但終久撫心自問，做的事情，沒一件是可以對得過人的，便也不由的天良發現起來，覺得心上總有些忐忑忐忑的，想要告假回去，又怕趙壽萱不肯放他，正在進退不得之際，忽然的天從人願，上海總局裡發了一個電報過來，把林良棟升了電報滬局的領班，叫他立刻前往。林良棟見了這個電報，大喜過望。原來這電報滬局，是電報局裡頭有名最好的地方，別人拚命的謀幹也謀幹不到，更兼獲鹿是一個小小的子局，平空的把他升了上海的領班，況且他是個蘇州人，正在那裡想告假回去，恐怕總辦不肯放他，恰恰的來了這個電報。林良棟歡喜非常，便進去和趙壽萱說了，趙壽萱也沒有什麼話說。林良棟立刻收拾好行李，辭了趙壽萱，搭了正定的火車，到了塘沽，換坐輪船，不一日到了上海。先到電報學堂去了一趟，又到滬局去見了總辦。果然滬局領班出缺，就把他補了領班。林良棟十分得意。

不想到了上海不到十天，忽然的總辦把他叫到簽押房內，滿面笑容地朝他拱手道：「恭喜恭喜！」林良棟摸不著頭腦，呆了一呆，那總辦對他說道：「兄弟昨日在督辦那裡，提起你的大名，督辦就說要你去見見，恐怕有借重的事情。這不是一樁喜事麼？」

林良棟聽了更加高興，暗想今年想是我交了好運，料想督辦這回傳見，一定有些好處。心上想著，口內免不得謙遜幾句，便退了出來，去辦那自家的公事。辦了一回，覺得有些疲倦，便立起身來，只見一個差官打扮的人，走進屋內，手中拿著一張名片，問著林良棟道：「有一位姓林的林老爺，可在這裡？」林良棟道：「只我便是姓林，你問他做甚？」那差官聽了，便朝他請了一個安道：「我們大人要請林老爺去見見，說有商議的事情。」說著便把一張名片呈上。林良棟接過來一看，只見寫著「宣成衷」三個大字，曉得就是電報督辦宣蘭生，不覺又驚又喜，心上突突地跳了幾跳，便對那差官說道：「勞你的駕，請先回去請安，我立刻上來稟見。」那差官答應了一聲，便先走了。這裡林良棟便換了衣服，帶了手本，又特特地僱了一部馬車，修容飾貌的預備著稟見這位欽差大臣宣蘭生。到了門口，把手本遞給號房，說明來意，號房給他回了進去。不多時，便出來叫請，把林良棟引到客廳裡頭，坐著等候。約有一刻多鐘的時候，宣蘭生慢慢地踱了出來。林良棟連忙搶步上前，恭恭敬敬地磕了三個頭。宣蘭生卻甚是客氣，滿面春風，急急的將他扶住，叫他坐下。林良棟又請了一個安，方才斜著身子，挺著胸脯，輕輕地坐下。宣蘭生開口便說道：「前幾天接著趙壽萱的稟貼，說你德文甚好，並且德國馬兵佔據電報局的時候，幸虧你懂得他們的說話，在內周旋。昨天滬局委員，又提起你的名字。恰好現在蘇州撫台沙中丞，要在衙門裡頭設一個報房，幾次寫了信來，問我要幾個報生，並要一個熟諳樣務的人，帶著報生同去。我看你精明幹練，這件事兒，一定游刃有餘，況且撫台那裡不比別的地方，將來總還有些好處。我想就把你派到蘇州去，不知你自己的心上怎麼樣？」正是：香羅三尺，傷心燕子之樓；遺恨千年，腸斷摧花之雨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